



风雨练就倔强性，
无私敢舍繁华园

劲草

JIN CAO

一生奋斗终有报，笑看夕阳缀晚年。

陈日冉 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劲 草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陈日冉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劲草 / 陈日冉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8. 1
ISBN 978-7-80601-965-8

I. 劲… II. 陈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60787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中心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8mm × 210mm

字数: 324千字

印张: 14

出版时间: 2008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 坪

装帧设计: 嵘 嵘

责任校对: 于凌涛

版式设计: 万晓春

监 印: 陶 冶

ISBN 978-7-80601-965-8

定 价: 28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—23284454

传 真: 024—23284448

E - 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目 录

第一章 回家	1
河边小院	1
告别西北	14
回归故里	16
家人团聚	20
孤 独	25
第二章 欢悦	28
儿时的伴	28
大槐树下	33
海边嬉戏	34
病中亲情	35
别 离	41
第三章 突变	46
家庭风波	46

政治风波·····	51
举家搬迁·····	53
求学遇阻·····	56
相 助·····	63

第四章 友情····· 72

回乡探亲·····	72
陌生环境·····	81
真挚友情·····	91
劳动日子·····	94
实 习·····	116

第五章 奋斗····· 124

郁闷的心·····	124
踏入社会·····	130
离家索居·····	132
奋力争先·····	140
荣 誉·····	145

第六章 磨难····· 146

突被打倒·····	146
-----------	-----

重新站起·····	151
文革串联·····	157
返回课堂·····	162
下 乡·····	168
第七章 婚姻 ·····	180
院中相识·····	180
相知相恋·····	197
母亲苦乐·····	215
寻房之苦·····	223
调 转·····	231
第八章 考验 ·····	237
艰苦尝试·····	237
友情之花·····	249
真理寻觅·····	258
殷殷相夫·····	273
谆谆教子·····	287
第九章 诚信 ·····	308
喜悦苦恼·····	308

劲 草

爱图书馆·····	321
良心责任·····	332
考验承受·····	343
退前拼搏·····	357

第十章 夕阳····· 362

病痛之苦·····	362
自我调节·····	366
拥抱自然·····	380
天伦之乐·····	417
生命意义·····	431

第一章 回家

河边小院

1952年初春，大西北春寒料峭，江河湖泊即将开封。阳光洒在冰封的河面上，泛出耀眼的光芒，不时从河底传出“咔、咔”开裂的声响。这条沉睡了三个月的巨龙——黄河开始渐渐苏醒，它预示着明媚春天就要来到了！

在这条河的上游，一座高大雄伟的铁桥横跨在宽阔的河面上，它将被黄河拦腰切断的西北重镇——西良市南北紧密连接起来。这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桥，它始建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，被誉为“天下黄河第一桥”。这座桥日常很繁忙，是南北往来车辆的必经之路，但行人在桥上走得却很少，一则不方便，二则噪音大。各种车辆川流不息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人步行过桥很难受，所以没有谁愿意冒着被震晕的危险，去讨那个罪受。他们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会乘坐黄河上特制的渡河工具——牛皮筏子，这是大西北黄河上游的一道独特的风景，当地人把这种独特的渡河方式称作“吹牛皮过黄河”。到了

冬季，人们可以在冻得很结实的冰面上来回穿行，甚是方便！

在离岸边不远的冰封的河面上，有一帮孩子正在玩耍。他们有的在嬉笑追打，有的在打刺溜滑，还有的在抽打冰上陀螺。快要开封的冰面已不是很光滑，有的地方凹凸不平，陀螺在冰上转速不匀，不是转几下停了，就是还没等转开就歪倒了，气得孩子们哇哇大叫！其中有个小不点男孩约五六岁模样，大大的眼睛，胖胖的小脸，头戴一顶黄色小绒帽，正学着大孩子在抽陀螺。只见他手中的鞭子在不断地抽打，陀螺却总转不起来，他急得哭起来，索性甩掉鞭子，边哭边使劲跺着脚直喊：“姑姑！姑姑！快来帮帮我！”被叫做姑姑的小女孩，大约七八岁，正在离小不点约七八米远的冰面上打滑呢！

小姑娘身穿红花薄棉袄、黑棉裤、脚穿红棉鞋，扎着一对小羊角辫；细而长的月牙眼紧盯着冰面，小嘴微张，极其认真地做着滑行的动作。当她听到“姑姑，姑姑”的喊叫声抬头看时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几个手拿鞭子的孩子向着小姑娘玩的方向大声喊着“关云！不好了！冬冬掉河里了！”被叫做关云的小姑娘头“嗡”的一声，差一点晕过去，她拼尽全力控制住没让自己摔倒，拔腿往出事地点奔过去。跑到眼前一看，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原来小侄子——冬冬抽陀螺的冰面上裂开一个大口子，只见他的一条腿已掉进冰水里，上身趴在冰面上，正呜呜地哭。小姑娘不要命地扑了上去，使劲拽着小侄的胳膊往外拉，其他孩子见状，也纷纷围上来想帮忙。她大声喊道：“躲开，快躲开！人多冰面会塌下去！”孩子们一听，哄地散开了，只剩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帮她一起拽。冬冬很快被拉了出来，并被移到离裂口较远的地方，小姑娘不顾侄子浑身是水，一把搂住他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别害怕！冬冬，咱们回家去。”冬冬被冰水浸后，

连冻带吓已经哭不出声了，只是浑身抖得厉害，面色苍白，满脸是泪。小姑娘同样也被吓得浑身颤抖，泪水、汗水交织在一起。她顾不了许多，一门心思想背着冬冬回家，结果怎么也背不动，腿刚迈出一步，就差点摔倒。无奈她只得放弃，求助旁边帮她救冬冬的那个男孩，一人一边架着小侄往家走。这时小姑娘头脑清醒了许多，她叮嘱冬冬和男孩憋住点气，脚底放轻点，免得冰面再塌陷。

“关云！冬冬！”一声声急促的喊声传了过来，“不好！是表嫂来了！”小关云吓得傻眼了。因为表嫂不止一次地告诫过他们：“开春到河上玩最危险！河表面结冰，河底下是渐渐化开的冰水，水流又急又凉。冰面一旦开裂，人掉下去，不被淹死也会被冻死！”今天她竟将表嫂的叮嘱抛到九霄云外，稀里糊涂带着一帮孩子又到河面上玩，惹出这么大的祸！她该怎么向表嫂交代呢？关云的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似的，怦怦跳个不停。正在她不知所措时，表嫂奔到了他们面前，心急如焚的她二话没说，一把抢过冬冬，将他背了起来，另一只手拽着小姑娘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家赶。

小姑娘家坐落在大桥北面离河不是很远的一排平房院落里。这是一座不大但很干净的小院，院子东头一棵高大的槐树刚刚吐出嫩绿的新芽，树底下有几个木头桩做的小凳子，围着一张小木桌，几只刚孵出的小鸡崽儿正在抢着觅食，坐北朝南的房屋门虚掩着。这个整洁的小院，被进来的一帮人打破了往日的宁静，先闯进院的是后背背着冬冬，一手牵着关云的表嫂，紧随其后的是去河面上玩耍的同伴。气喘吁吁的表嫂，黝黑通红的脸上沁出密集的汗珠，她边进屋边朝跟在她身后的孩子们喊了一嗓子：“别进来了！太吵了！”进屋将房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只见表嫂将背上的儿子轻轻放在炕

边，手脚麻利地端来了一盆温水，将孩子湿了的棉裤、鞋一股脑脱下，丢在一旁，给孩子洗了起来。洗完即刻将受惊吓的儿子抱到炕里，盖上被子，哄他睡觉。孩子因惊吓过度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表嫂轻轻拍着，嘴里喃喃着：“娃啊，别怕，娘守着你呢！”关云在旁边一直默默无语，两眼紧盯着小侄子，被汗水打湿的刘海儿一缕缕趴在前额，两眼通红，双腿发软，似乎要摔倒。她却以超出常人的毅力，站在旁边一动不动。再看表嫂脸上阴沉沉的，双唇紧闭，从出事到现在还没对关云说过一句话。小姑娘心里七上八下，不知该说什么。这时，扒在窗户外往里看的孩子们仍在七嘴八舌，关云抬头瞪了他们一眼，小声嘀咕：“你们这是在做啥？有什么好看的！真烦人！”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冬冬在母亲的安抚下最终睡着了，他的小脸安详了许多，开始那种惶恐不安的样子消失了，苍白的脸也红润了起来。表嫂看着儿子熟睡后，这才下地拉着关云去了另一间屋。聪明、惶恐的小姑娘还没等表嫂开口问，就抢先哭着认错，她边哭边拉着表嫂的手说：“表嫂，今天去河面玩是我的主意，你可千万别怪冬冬！是我太不长记性，你打我吧！”说着撒娇地把头埋下去，翘起屁股，等着受惩罚。表嫂被关云的这一动作逗乐了，紧闭的嘴唇露出整齐发黄的牙齿。她笑着拍了一下关云，拉她起来，慢声细语地说：“好了！打你一巴掌让你记住大人的话，冬冬今天没整个人掉下去是万幸！你小小的娃不怕死，冒险救冬冬，表嫂一辈子都忘不了！”说着把关云拉到自己怀里，在她胖嘟嘟的小脸上亲了亲。接着说：“我的好娃！表嫂啥时埋怨过你？我亲你都还来不及呢！你虽然比冬冬只大两岁，却像小大人似的一直陪着冬冬。如果今天真的出事，这只能怨冬冬命不好！娃啊！事情都过去了，别再担心害怕了，等冬冬

醒了，吃一碗热乎乎的拉面，出点汗一准就好！”说着她把关云抱到炕沿坐好，端来一盆水，将她的脚放进温水里，叮嘱她多泡一会儿，洗干净再上炕，便去厨房做饭了。关云本以为表嫂会最严厉地惩罚她，因为她这次闯的祸实在是太大了！没想到表嫂不仅没责骂，反倒表扬她、亲她，感谢她舍身救冬冬，关云心里热乎乎的。她暗暗下决心：今后更要听大人的话，做个好娃，带好小侄，不再给表嫂添麻烦。从去河面玩到回家，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，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让关云胆战心惊、精疲力竭，她累极了！还没等泡完脚就仰面躺在炕上睡着了。表嫂进屋一看，心疼地把她移到炕里，给她盖上被子，看着两个孩子熟睡的样子，表嫂那颗受惊吓并一直悬着的心，总算平静下来了。

过了半个月，一天快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关云的表哥——张锡强，满脸沮丧地回来了。这男人真是一表人才，长得高大挺拔，微黑的脸膛上，一双浓密的剑眉卧在炯炯有神的眼睛上方；高耸的鼻子、方正的嘴巴，给人以干练正直的感觉。他一直在外面做事，个把月能回家一趟，每次回家都能给孩子们带来惊喜，所以关云和冬冬总是数着手指头盼着他。两个孩子看着进屋的人，正是自己天天盼着的，他们像燕子似的飞了过去，这个抱着喊爹，那个搂着喊表哥，但是表哥却一反常态地将他们推开，径直进了里屋。表嫂一愣，急忙跟了进去，焦急地问：“锡强，回来不跟娃们在一起，自己往屋里跑啥呀？”张锡强没吱声，懒懒地倚在被垛上。他是搞工程的，总要跟着工程队外出，家里的事基本都是表嫂一人承担。他这次回家的反常举止，吓得两个孩子不敢跟着他，表嫂也惊诧不已，所以随他进屋问个究竟。表哥镇静了一会儿才说道：“老家来电报说爷爷病重，让

咱们马上回家！”“我当啥子大事！害得你这副模样，爷爷也不是爹爹，用得着那么吓人吗？”表哥听表嫂这么说很生气，他脸红脖子粗地喊叫起来：“你知道个啥？我是爷爷带大的，不和爹一样吗？他老人家让我回去见见面，我能不回去吗？况且还有别的事！”表嫂被他的震怒惊呆了。锡强脾气一向很好，很少跟她发这么大的火，这一定是出了大事！他不是说还有别的事吗？想到这，表嫂迫不及待地追问：“还有别的啥事？快说呀！”此时表哥已经控制住情绪，他缓缓地说：“行了，别问了，都是我不好！有啥大事也得先填饱肚子。走，快出屋！孩子们还都在等我们呢！”他边说边起身，推着妻子往外屋走去。

两个孩子一看大人都出来了，再看他们脸上满面笑容，这才凑到跟前一起翻带回来的包。表哥笑着说：“这次走得急，没来得及买很多，只带了点芝麻糖和羊奶酥。”孩子们抢着吃了起来，谁也没注意到表哥当时的神情，只有表嫂看得真切。她看到丈夫的目光落在关云的脸上，久久不肯离开，好像他是第一次见到这孩子。表嫂特意招呼他，“看什么呢？快吃饭吧！”锡强似乎什么都没听到，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关云。关云一抬头，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，她觉得太奇怪了，忙问：“表哥，你不吃饭，看我干啥？”表哥立即搪塞说：“我这次走的时间长，特别想你！多看你两眼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关云点点头说：“对！对！表哥愿意看就看个够！”说着淘气地把脸使劲往表哥脸上贴。冬冬看姑姑那样，也学着姑姑的样子，将自己的小脸往前凑。表哥哈哈大笑，忙各亲了一口，催他们快快吃饭，自己这才拿起馍咬了一口，但不知何故，总觉得这馍又粘牙又难吃，怎么也咽不下去，只咬了几口丢下馍又进里屋了。两个孩子年纪小，不懂得这许多，吃完饭就跑到屋外树底下跳格子去了，只有表嫂惦记着丈夫，知道他心里

肯定有挺大的心事，唉！到晚上再问吧。想到这便开始收拾起碗筷，没拿两趟却怎么也干不下去了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像一团麻堵在心口上。她索性坐在锅台前沉思起来：还能有什么事呢？回想起丈夫吃饭时，看关云的神态很特别，是那样的深情、那样的专注，不对劲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！她想啊想，终于想到一件事：是不是老家让锡强送关云回去？可能是大姑和大姑父为了要孩子，编出爷爷病重的假消息，表嫂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害怕，如坐针毡。因为她早已经把关云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只是没有改口。之所以没改口，是因为一开始就有约定，同时又由于她们之间的姑嫂关系所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切还要从头说起。

关云的表嫂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是她的母亲为自己的亲大侄子在西北娶的侄媳妇。当初日本人占领东海市，关云的父亲为了全家生活安定和自己的工作，他舍弃了东海的一切，包括关云爷爷留给他的五层楼的房产和老家留给他的近百亩良田，带着全家八九口人，直奔大后方——西北西良市，同时也带着他的大侄子张锡强同去。锡强的母亲一直有病，父亲早逝，他是由爷爷带大的。关云的母亲临去西北时，是爷爷将自己的大孙子亲自交给他的的大闺女——关云的母亲，让她带着这孩子出去闯世界，关云的母亲含泪答应下来。关云的父亲能理解夫人的心愿，也体谅岳父的艰难处境，他二话没说完全同意，从那时起，张锡强就正式成为关云家的一员。到了西北，他们一家开始很不安定，东奔西走，一年后终于在西北重镇——西良市安营扎寨。关云的父亲凭自己的技术专长，终于找到了适合个人发展的工作，从此家里的日子一天好似一天。因工作性质决定，她的父亲不能总留在妻子身旁，要经常随工程队外出，非常辛苦。关

云的母亲不放心自己的丈夫一人在外颠簸，她让自己的大侄儿随同前往，一则可以照顾姑父，二则可以出去锻炼、学本事。因为此时的张锡强已经十六岁了，可以开始学手艺了。锡强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等着他，他早已在家呆腻了，巴不得早早飞出去干自己想干的事。听说大姑父带他走，他乐得大半夜睡不着觉，一会儿插这个，一会儿拽那个，他多想让其他的表兄妹同他一起分享快乐。可是这帮比他小得多的弟妹早已进入梦乡，锡强只好深叹一口气，心想：你们这些家伙真不够意思！哥哥就要走了，怎么也不知道陪陪我？都像猪似的就知道睡！临近后半夜，他再也难以坚持，倒头呼呼睡去。第二天，锡强和留守的表兄妹一一告别，踏上了开创人生的征途。

张锡强随姑父外出一段时间回来后，高兴地对大家说：“我现在会盖房子了！”边说边比画，逗得众兄妹笑得前仰后合。原来张锡强刚出道时，学的是瓦工，经常需要练手。姑父把他托付给工地的朋友，自己去忙乎工程上的事。过了一年，关云的父亲觉得锡强干瓦工不合适，他决心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，从教字认字开始，用所有的业余时间教他掌握绘图技术。由于张锡强勤奋好学，又很聪明，三年后就基本学会了绘图，这时他也已经二十岁了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回到西良，关云的父母商量此事，都认为给锡强找一个本地媳妇比较可靠，他们开始为大侄子张罗婚事。经人介绍，在市郊区找了一位比锡强大三岁的年轻姑娘，这个姑娘叫贺香梅，她就是关云的大表嫂，是她用自己的乳汁，亲自哺育关云长大，她是关云家的恩人。

贺香梅中等个儿，长得清瘦、微黑，一双大大的眼睛里，似乎总有种说不出的忧郁，较扁平的鼻子，薄薄的双唇轻轻抿着，她具有大西北人直爽、敦厚、善良的性格。从嫁进门后，就帮着关云的

母亲操持家务，无论活有多重多累，都毫无怨言。关云家是个大家口，孩子就有五六个。父亲和表哥一直在外面做事，回家的次数有限，所有的家务全靠两个女人承担，累得她们俩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尤其是关云的母亲，长年身体不好，经常闹病，香梅倍加辛苦。最令关云全家感激不尽的是在香梅进门的第二年，关母生下最小的女儿——关云，当时关母因为有病，既缺奶又无法亲自哺育孩子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将生下仅仅几天的小女儿托付给侄媳妇。当时香梅自己五个月的亲生儿子，因患急性肺炎，抢救未果而刚刚夭折，她正处在极度悲痛之中，天天以泪洗面。关云长大后，从东海回乡探亲时，表嫂曾对她讲述过当时的情景。

那天夜里，自己一直守在待产的姑妈身边（有产婆在旁）。清晨姑妈刚生下小关云，她第一眼看见婴儿的瞬间，是那么的高兴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钻心的刺疼。当即悲痛得难以自制，甚至忘记了姑妈的情况，连头发都没来得及梳，拔腿就往外跑。她想跑出去躲起来，而且想躲得越远越好，因为当她看到小关云时，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已故的儿子。姑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中，她深怕侄媳妇懊糟出病来。于是不顾个人身体状况，立即催促当时在场的大女儿尽快找回自己，并倾尽全力劝解她，还趁自己尚未彻底回奶之际，将亲生女儿托付给她。姑妈这么做，一则可以缓解自己的思儿之苦，让她在亲自哺育婴儿的过程中，慢慢体味重新做母亲的快感，从而使她尽快从苦痛中解脱出来；再则还能帮助她本人，使已经糟糕透顶的身体，得以些许的恢复；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救孩子，否则小女儿可怎么活？开始时，自己怎么也接受不了，总是往外躲。几天后，才慢慢在姑妈反复耐心地劝解下，在婴儿因缺奶日夜哭闹的情势逼

迫下，饱尝痛失爱子苦痛的她，终于将小关云抱在了自己的怀中，并缓缓地把充满乳汁的奶头塞进了孩子的嘴里。这时小家伙犹如久旱遇上了甘霖，通红的小嘴使劲叨住奶头拼命吮吸，只听到“咕咚、咕咚”大口、大口吞咽的声音，不一会儿就甜甜地睡着了，睡得好香啊！自己看着、看着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滴落下来。在自己悲痛欲绝、苦不堪言时，上天却适时地把另一个小宝宝送到了她的面前。从此小关云嗷嗷待哺的神情，无时不牵动着她的心，孩子像一副神丹妙药，融化着她内心的痛苦，帮助她走出痛失爱子的阴影。她全身心地扑在关云的身上，视她如己出，像宝贝一样精心地照顾她，呵护她。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一天天胖起来，脸色一天天红润起来，故事一天天多起来，自己受伤的心得到宽慰，得到平复，她的脸上终于洋溢着快乐、甜美、满足的笑容。当年的关云，听完表嫂如泣如诉般的陈述，一头扎在她的怀里，泣不成声。

全家为这件事的完美解决而兴奋不已，关云的父亲特意在自己小女儿百天时，操办了两桌酒席，一则庆祝女儿活泼健康，二则感谢侄媳妇的大义无私的救命之举。关云的父母对侄媳妇所做出的贡献铭记在心，他们培养张锡强从瓦工转成绘图员，给予了他最实际的帮助。在他们即将离开西康时，给表哥家留下了一笔数额不菲的生活费，离开后很长时间里，关云的父亲也一直没断了给侄子汇钱，直到他本人被划成右派停发工资为止。这些事都是关云长大后，从大姐、大哥那儿听说的，她原先根本不知情。总觉得关家欠表哥、表嫂的太多，一辈子都还不清，因此常常为之感到遗憾。不难明白，救命之恩是不能用钱的多少来衡量，它是刻在关云全家心中永远的感激和感动。